

19 07

梅縣文史資料

葉選平題

• 30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梅县文史资料

第 30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1999 年 3 月

梅县文史资料(3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梅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印数:1—1200 工本费:6.80 元
梅县印刷厂承印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粤印准字第 1430 号

政协梅县十届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任:陈梅华

副主任:徐可爱 李金水

成 员:古锡桢 李国泰 朱迪光

黄焱明 廖炳训 刘俊标

谢远华 李造祥

《梅县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编:刘俊标

副主编:谢远华 李造祥

编 委:朱 明 朱洪昌 刘 枫

刘添元 李玉柱 陈守升

余光旋 程志远 彭钦文



1993年12月,国家主席江泽民接见曾宪梓先生。



1993年5月,中山大学校长曾汉民给曾宪梓先生颁发名誉博士学位证书。



1997年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接见余国春先生(左)。



暨南大学校长(右一)接受余国春先生(右二)的捐款。



1994年,罗桂祥回乡视察梅县第一职业中学。



1964年,罗桂祥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午餐会上。



1905年,孙中山先生(右)与谢良牧先生(左)合影于日本东京。

目 录

缅怀叶剑英元帅

非凡的胆略 特别的空运	盛星辉(1)
建国初期叶帅在广东	盛星辉(4)
赍志亭记	叶剑英(15)
叶剑英与香洲“赍志亭”	刘利亚(17)
叶剑英元帅的乡土情结	梁 河(23)

华人华侨史料

领带生涯三十载 勇创名牌“金利来”	李造祥(29)
弘扬父志展鸿图 一片丹心照神州	刘松文(51)
缅甸著名侨贤朱廉我	朱可基(59)
热心桑梓的港胞钟子良	谢远华(60)
毛里求斯侨领朱梅麟	朱 明(63)
厚生相伴创业行	李国泰(64)

建国后历次运动辑录

五十年代梅县的“整风反右”运动	王希明(75)
梅县“大跃进”二、三事	刘 枫(83)
七十年代梅县的路线教育	王希明(87)

人 物 春 秋

薛尚实传略	刘 寒(100)
廖经天事略	徐 明(117)
丘逢甲与王晓沧	张自中(120)
杨幼敏轶事二则	杨伟煊(123)
李次温简介	李威叙 李展子(127)
林风眠二、三事	张自中(130)
楼栖生平简介	本刊编辑部(132)
汕梅新闻战士张问强	王子英(134)
“山歌带”其人其事	梁 河(152)
潘润海事略	徐 文(155)
梁杏果生平事迹	梁德新(157)
梁文信传略	梁德新(159)

史 海 钩 沉

- 记一幅珍贵的文物照片 温梅先 李大超(162)
吴兰修的《桐花阁词》 张自中(165)
徐花农为灵光寺撰联 陈志先(169)
班公祠沧桑 谢崇德(170)
抗战时期的梅县“忠烈祠” 石 玉(175)
丙村元宵节的迎神赛会 陈志先(177)
铁汉雄风传万代 程志远(181)

往 事 忆 述

- 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桥的几则小故事 梁 河(190)
风风雨雨三十年 范中平(194)

姓 氏 探 源

- 古氏来梅探实 古勇辉(203)
王安石为古宗悦撰写墓志铭 古勇辉(207)
梅县朱氏源流概述 朱 明(210)
梅州麦氏的起源 麦淑富(216)
- 来函照登 (219)
编后话 (221)

非凡的胆略 特别的空运

盛星辉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未做好迎接这一历史突变的充分准备,特别是我们党未做好充分准备应付随之而来的内战危机。当时,由于召开中共“七大”,我各解放区的主要将领尚在延安。为援助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美国运输机从8月份开始,先后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中心城市运送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主席深知,要使部队迅速完成从分散的游击状态,转变到大兵团运动作战,最迫切最关键的一步是要以最快方式,把在延安的各路将领送往前线。而我党没有任何现代化交通工具,怎样把各路将领送往前线,是我党的一大难题。

毛主席以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决定将这一关系全局的重任,借助于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去完成,便派一直负责同美国军方打交道的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出面办理。经验丰富的叶剑英,在一次与美军观察组的例行聚会中,向美军观察组致以抗战胜利的热烈祝贺之后,以轻松的语气提出要“借”一架飞机,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的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当时,

美国军方尚未绝对排除同中共进行某种有限度的接触与合作的可能性，便答应了。这些干部的姓名，叶剑英略而未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探问。

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搭机通知的20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20人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和邓克明。任何熟知中共党史的人看到这个名单后都会明白，这些人决不是什么普通的干部，他们是我党当时各大战略区的主帅和一批最善战的高级将领。

毛主席非常关心这次飞行的安全，派叶剑英和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乘机者都带上降落伞。朱德的秘书长黄华看到这些人后，知道事关重大，主动要求担任翻译，以处理飞行中万一发生的情况，杨尚昆批准了他的要求。

这是一架破旧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关不紧，两只螺旋桨在启动时还要靠人来推动。机舱矮小，人在两边铁座上坐下后，不能伸腰和抬头。9时许，飞机起飞后，机上气氛沉重，大家很少相互交谈，每个人都低头想着自己的心事。的确，大家都明白，此行回去身上担负的责任和面临的任务将会是异乎寻常的艰巨。和机上的气氛相比，延安统帅部充满了紧张和担忧。谁都明白，它万一被日机击落或因其他什么原因失事，对中共将意味着什么！叶剑英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

可别让这架飞机出事。那上面可都是我党的精华!”5个多小时后,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讯传来,叶剑英长吁了一口气,并将消息立即报告给同样焦急等待的毛泽东,听完汇报,毛泽东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万一那天大家担心的不幸,成为事实,恐怕历史将会重写;若他们不借助飞机,恐要两个月后才能到达自己的岗位,进入自己的角色。在国共两党紧张争夺战略要地之际,失去两个月的宝贵时间,恐怕历史也将要重写。晋冀鲁豫是华北要冲,扼守蒋军北进的门户,称为“四战之地”,威胁着津浦、平汉、正太、同浦四条干线。刘邓大军于9月上旬和10月中旬连续发起的上党、平汉战役,歼敌6万余人,党中央的评价是“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陈毅、宋时轮、傅秋涛等赶赴山东途中,组织对津浦铁路的彻底破坏;以后又协调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于10月至11月间配合作战,打赢了津浦路阻击战,阻止了蒋军开向华北和东北。林彪、肖劲光等,在全力争取东北的重大决策中,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参考《安龙文史》13辑184-187页。)

建国初期叶帅在广东

盛星辉

1949年秋，叶剑英还挂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北京市市长之职就奉调南下。临行前，叶剑英向毛泽东要干部，说：带去的干部太少了，肯定安排不过来，就象南方人说的“水尾田”，水流到那里就没有了。毛泽东笑着对他说：“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还有一股清泉嘛，地方干部不就是源源而出的“泉水”吗？嘱他注意提拔和使用地方干部。

1949年9月，叶剑英在江西赣州主持了新的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并组成了新的华南分局，宣布中央分别任命叶剑英（主粤）、张云逸（主桂）、方方（主粤）为分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新的华南分局是以叶剑英为首的新班子和以方方为书记的原华南分局班子组成的，叶剑英是南下入粤干部的统帅，又是新组成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1949年冬，广州解放不久，华南分局召开华南区党代表会议。那时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经济亟需恢复，叶剑英在会议上作了论述形势与任务的讲话，极其重视恢复经济。他突出地提出要抓墟镇工作。他说，小墟镇是小地

方的经济中心,大墟镇是更大地方的经济中心,由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到大小墟镇,犹如人身的心脏和大小血脉,又如大小河流同其各条支流,必须畅通。现在,这些流通的环节堵塞了,必须一节一节地打通它,直通到底。因此要抓墟镇工作,使经济流通,把经济搞活。他又把这工作形象地称之为做破竹筒工作,意谓将竹筒子的竹节逐个打通,一通到底。听者从来没有想到叶参谋长精通经济学,把这理论和实际问题讲得如此深入浅出。他这些意见使当时的经济得以复活。当时,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曾派出人员分头去各地,调查研究墟镇问题,是作为专题研究的。可是不久后,由于其它原因,这专题研究中断了,搁置了数十年才又被重新提起和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可知叶帅是个先知先觉者,如果不间断那该多好。

在这次党代会上,他又建议省政府设立海岛局,主管海岛工作。他主张依靠海岛,背靠大陆,面向海洋,开发海洋,可谓见地深远。

广州刚解放不久,在担负着解放海南岛、肃清土匪的繁重军事任务下,1950年1月,叶剑英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明确地提出:争取冬天实行土改,并把这项任务作为仅次于解放海南岛的第二件大事。为了创造条件实行土改,方方协助叶剑英领导全省人民群众大力做好支前工作,支援解放军于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8月解放万山群岛等沿海岛屿。与此同时,在各地展开剿匪反霸、减租减息斗争。至10月,全省剿灭土匪10余万人,基本肃清全省匪患。此外,分局还积极准备土改干部,制定政策。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不要因土改又把阶级关系搞得十分紧张……这次土改，不动富农、不挖地主底财，不分浮财，使土改稳步前进，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毛主席这一策略思想，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时仍然没有改变。叶剑英从这一策略思想出发，在1950年10月17日广东省第一届人代会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曾着重指出：“由于对目前形势认识不清……我们有些干部，常把群众运动想象成为一场‘四面出击’的战斗，容易赞成少数冒险分子的狭隘要求，满足于似乎轰轰烈烈的局面，无分别的、无步骤的乱轰乱打，以致敌人没有打着，先打伤自己，或者虽把敌人打着了，但也打了自己……造成农村中四面出击、四处紧张的局面，引起许多人对政府的不满和怀疑，削弱了自己的社会力量，亦没有把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在叶帅的反复强调下，广东早期的土改防止了四面出击的“左”的偏向的发生。

叶帅出生在著名的侨乡梅县，20岁时曾随父亲飘洋过海，抵南洋谋生，与华侨结下了深厚的渊源。他对华侨的政治经济历史特点，了如指掌，对华侨在国外的境遇以及侨胞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感受至深。因此，他在领导制定广东土改具体政策时，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苦归侨、侨眷，主张给予合理照顾；对一般的华侨地主，他认为其在“农村中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大多是靠本人辛勤所得汇回国内购置而来，与一般封建地主剥削阶级有所区别……应予适当照顾。”广东还有爱国民主人士较多，沿海